

非典、干旱、冰雪、地震等重大事件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平台,然而,如何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是需要文艺工作者深入思考的问题

灾难“考验”文艺创作

本报记者 刘 阳

汶川地震发生以来,诗歌、报告文学、歌曲、戏剧等一大批文艺作品随之涌现,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亲赴灾区采风,舞蹈、交响乐、电影、电视等更多类型的艺术作品正在酝酿中……身处这场灾难引发的文化热潮中,如何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文艺创作应该担负起怎样的社会责任?只有深入审慎地思考,文艺创作才能在理性的光芒下稳健展开,才能留下“千古绝唱”。

要俯下身去

5月25日,编剧冯俐随文化部文艺小分队抵达四川抗震救灾前线。在体验了数日的一线生活之后,冯俐感慨:“对于创作人员来讲,再翔实的新闻资讯也代替不了身临实地体验。”同行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作曲家关峡认为在过去的历次重大事件中,优秀的文艺创作总是缺席,很大的原因在于创作人员对生活的体验不够深入,“没有血肉的作品很难打动人心,总是容易被人遗忘。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深入生活就创作不出好的作品。”

在这次地震中,喷涌而出的群众创作文学作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给文艺工作者带来诸多启示。“很多网友可能从没意识到自己是诗人,也从来没想到要写出经典的作品,他们是在用真实的情感进行最自然的书写——这让文学回到了生命本身、生活本身、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作家蒋巍认为,一些网友创作的诗歌正是以其真诚、深情的内在力量打动了读者,“血管里流出的东西是最感人的——这应该对我们所有艺术家有所启发,只

有俯下身去深入生活,才能写出震撼人心的作品。”

“真正的艺术家是社会的镜子和温度计,优秀的文艺作品是时代感情的记忆,”曾经创作出《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等优秀影视作品的剧作家王兴东说,“艺术家深入生活、感悟生活的深度是与其作品的深度和感染力成正比的。”他指出,现在的文艺作品越来越多,观众对艺术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客观上导致好的作品不再像过去一样容易引人注目,这就要求艺术家更好地深入生活,对生活中的人物、细节等等进行长期、细致的观察和解剖,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作品,留下历史的印迹、民族的回忆,同时总结历史的教训,启迪未来的生活。

然而,深入生活并不等于一窝蜂地“批量生产”。针对当前地震题材的创作热,演员成龙表示了担忧:“现在有二三十家公司在拍,可以想象拍出来故事都差不多。”他指出,灾难面前,大多数艺术工作者的创作初衷是好的,但也不排除有一些人抱着急功近利心态,而这会对灾区群众造成更大的伤害。归根结底,艺术质量才是艺术创作的最终衡量标准。不少文艺工作者建议,对现有的创作力量进行整合,集中力量推出艺术精品。

要升华感情

蒋巍认为,诞生于灾难的文学艺术作品,其首要责任是面对灾难时发出呐喊,给人民以激励,为人民揩去泪水,在战斗的时刻给人民以力量。“但越在这个时候,就越不能降格以

求,要从质量、艺术上提出更高的要求。好的作品一方面要激情喷发,一方面也要在沉淀后有所反思。”

“应时之作难免在艺术价值上有所欠缺,但不能排除其在激励人民、凝聚人心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只有经过时间思考和沉淀后创作的作品才会具有更大的艺术魅力。”清华大学教授尹鸿举例说,“比如《唐山大地震》就是在地震发生多年后创作的,美国关于‘9·11’的电影也是在事发两年后拍摄的。时间的距离能够让创作者从人性、艺术规律上更加从容地研究和思考。”

“特殊时期的诗歌创作不能过于雕琢,真实是第一位的,修辞则暂放一边。”诗人王家新指出,在公众的情感需要宣泄、精神需要安慰时,应时性的写作固然给公众带来了安慰,给诗人带来了启示,然而当抒情性成为诗歌的唯一标准时,一些真正有力量、有深度的作品却被遮蔽了。“大众需要眼泪,而眼泪也会淹没诗歌。所谓‘长歌当哭’,好的作品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向纵深发掘,需要痛定思痛后更加理性、冷静的创作。”

沉淀和思考需要时间的成全。然而,对于持续而长久的关注来说,时间却是难以保障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流逝,艺术创作的注意力往往会发生转移,对灾难的关注会逐渐减弱——在关峡看来,这也是造成优秀作品难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高速发展的社会里,灾难总是容易被人们淡忘,持续的关注总是缺失,”他说,“因此,既要在第一时间创作出表现灾情、民情,反映民心,催人奋进的作品,也要在思索、沉淀之后创作出将情感升华的作品。灾难面前,艺术创作必须远近结合。”

要提高技巧

在回顾非典时期的文艺创作时,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左青说,曾有一个抗击非典题材的舞剧在全国舞剧展演中获奖,但奖项不高,“这说明文艺作品希望在反映现实的题材上有所作为,但质量还不行。”他指出,大灾大难后,文艺创作在倾注热情的同时,还要在技巧、形式上有所提升。

“文学艺术关注的是人性,”王兴东说,“在重大事件中,人的内心世界总会有最强烈的冲突,呈现出最复杂的状态,折射出潜藏得最深的人性,这正是文学艺术应该呈现的东西。”艺术家们指出,某个具体事件不应作为一个项目被开发,好的作品应该突破表象,通过个案用更广阔的视角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心灵价值。“既有对生命的同情,还应有批判性的追问;既要注重真实性,也要注意艺术手法”——王家新表达了对优秀创作的理解。

经历非典、干旱、冰雪等灾害时,总是伴随着文艺创作激情的迸发,然而却鲜有叫人难忘的佳作。“优秀文艺作品的缺席,有创作者、创作水平、创作观念等等问题,”尹鸿认为,灾难往往被描述为单纯的救援活动,非常不利于对人性深度和复杂性的刻画。关于非典的影视文学作品很多,但普遍概念化,艺术创作缺乏广阔的表现空间,对人性的复杂也就无法进行深入的拷问,“文艺创作有其自身规律,不能急功近利,好作品要经过浪里淘沙才出现。我们可以期盼、倡导,但必须尊重其内部的规律。”左青说。



千余年的文化守望

本报记者 刘玉琴

我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各地此起彼伏的纪念和保护活动将数千年的文化遗存再次激活在世人面前。这一天,继闽南、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之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地区被正式确立为我国第三个文化生态保护区。面对现代文明的剧烈冲击,热贡文化进入国家保护视野,昭示着亘古绵延的民族民间艺术始终在顽强生长。

说起热贡文化,不能不提及唐卡。尽管热贡文化包括诸多内容,但早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唐卡,无疑是其中最光华璀璨的艺术形式之一。它犹如高原奇葩,在热贡绽开得鲜活灿烂。

唐卡,藏语原是平坦、宽阔的意思,这里特指一种卷轴绘画。先在布面和丝绸上用手工画成,后用锦缎装裱,内容多为宗教生活。唐卡相传起源于公元7世纪初,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而兴起,迄今已有1300余年历史。它在我国青海、西藏、甘肃等地,以及缅甸、泰国、印度等国家广泛流传。是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唐卡的几个特点使它卓然不

走进热贡,当唐卡、堆绣、木雕、泥塑,以及於菟舞、鼓舞一齐挤入视线时,由衷叹服民间艺术的悠远、神奇。

热贡是中原文化、藏文化等交融之地,居住着藏族、土族、汉族、回族、撒拉族等多个民族,有着浓郁的民族民间文化特色。在这儿有一句豪迈的谚语广为传播:会说话的就会唱歌,会走路的就会跳舞。可是走入当地的村寨,我们更惊奇于“人人作画,家家从艺”的盛景。在我们参观的吾屯村,全村400多户人家中,有380多户2800多人从事唐卡创作。一幅幅唐卡色彩亮丽,造型生动,精美绝伦。民间艺术成为当地的主要经济来源。如此高密度的唐卡生产状况,使热贡在国内外闻名。唐卡不仅作为佛教用品,也作为工艺品,从狭窄的谷地走向宽广的世界。除了在当地销售,还销往西藏、甘肃、北京、上海以及印度、尼泊尔等地。

近年来,耀眼光环的背后,真正的唐卡艺术其实早已开始“节节败退”。繁盛的景象已难掩“日下”的事实。受现代生活方式

的诱惑,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影响,加上唐卡市场的需求增大,唐卡艺术面临的新问题令人担忧和焦虑。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粗制滥造、低劣之作增多;原先的生产方式和虔诚沉静之心被简化甚至被摒弃,唐卡艺术成了流水线作业的速成产品。唐卡自身的家底、代表作品甚至概念界定等也一直模糊不清。唐卡保护杂乱无序。

在6月15日举办的国际唐卡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青海论坛上,来自中国、美国、奥地利的文化界专家学者,将目光聚集于唐卡的保护和当代发展。一致呼吁摸清家底,规范标准,培养人才,有机管理,坚守唐卡艺术的独特个性,让古老岁月积淀下来的图画更加曼妙优美地前行。

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立,对唐卡保护与发展不啻是个福音。科学有序的保护框架和措施,将进一步激活民俗,优化生

态,据了解,当地将尝试唐卡传承的产业化之路,促进传统艺术与现代文明和谐牵手,让千余年的民间艺术健康规范传播下去。但我们同样不可掉以轻心。各民族代代传承下来的文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语境中都面临生存濒危、传承链断裂、精品匮乏、绝技不断消失的危机。就在不久前,一位说唱《格萨尔王》的老艺人离我们远去,两位身怀绝技的唐卡大师也相继谢世,他们的逝去,可能意味着一种技艺的随风飘散。如果我们没有切实的保护措施和清醒的文化自觉,民间艺术发展的旅途会格外艰辛漫长。

1998年联合国大会第22号决议《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指出,“不同文明的成就构成人类的共同遗产,是全人类灵感和进步的源泉”。在文化多样性视阈中,每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所在,也是中国和世界对话的基础。有着千余年历史的唐卡艺术,将在守望中孕育新的希望。

创作的根基。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变革是我们创作的源泉,我们要在作曲家和人民群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我们的作品要雅俗共赏,要现代技

法的中国化,要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科学发展道路。

“中国交响乐之春”的序曲刚刚奏响,我们又敲响了“中国交响乐世纪回顾”的开幕钟声,在未来的半年中,我们将共享中国交响乐的华彩乐章。今天,我们躬逢盛世,对交响乐发展充满信心。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促进中国交响乐事业的繁荣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而努力奋斗。



“杂技芭蕾《天鹅湖》从明年开始将在欧洲巡演150场!”北京嘉奥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嘉童最近在北京公布了这一消息,这意味着杂技芭蕾《天鹅湖》在欧洲舞台几乎每两天就要演出一场。其实,今年2月10日至4月10日,这部作品已在瑞士、奥地利、德国的7个城市成功演出了26场;从2005年诞生后至今,还曾在日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进行了多轮巡演,所到之处,无不轰动。

杂技芭蕾《天鹅湖》为什么可以顺利登上国际舞台?

杂技芭蕾《天鹅湖》的主演吴正丹和魏葆华介绍,自产生创意那天起,编导们就将目光锁定世界舞台。他们借用《天鹅湖》的名称和柴科夫斯基的音乐这两大世界认同的文化成果,置换了全新的文化理念和艺术内容,使观众在习惯性思维和好奇心的驱动下走进剧场,却感受到了另一番景象。在舞台上,西方经典艺术芭蕾与中国古老杂技相融合,现代杂技的最新成果与古典文化的结晶相碰撞,造就了杂技芭蕾《天鹅湖》的奇思妙想,形成了一整套崭新的文化语汇。

杂技芭蕾《天鹅湖》也是强强联合的产品。创作演出的是名闻世界杂技的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作品的基本内容都是他们多年积累的成果;总编导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杰出舞蹈家赵明,而投资制作方兼出品人则是上海城市舞蹈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近几年投资制作的舞剧曾接连获得全国大奖,还承办过一系列舞蹈大赛和国际芭蕾比赛。在创作过程中,各方互相促动,相互协调。

上海城市舞蹈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明说,一开始,他们就从未来市场的角度对创作不断提出意见,早在排练之初就请来国内外的演出商和媒体,依据市场状况和艺术现状发表看法。几方一旦发生争执,结果肯定是妥协,最终都会寻找到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最佳折中点。

去年底,北京嘉奥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又站在了杂技芭蕾《天鹅湖》的面前。这家公司成立于1991年,十几年来,他们在欧洲建立了自己的演出网络,在“中国娱乐”等欧洲演出公司中占有重要股份,从1997年开始,陆续将中国各民族乐团推向欧洲,在海内外形成巨大影响,还相继策划了中国的交响乐团和现代舞团赴欧洲巡演,欧洲许多杰出的舞蹈团、乐团也在他们的牵引下来到中国。他们的介入,使杂技芭蕾《天鹅湖》如虎添翼,迅速打开了欧洲持续巡演的大门。

总编导赵明说,创作表演、制作营销、演出策划,正是这3大环节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最终完成了杂技芭蕾《天鹅湖》的艺术生产,顺利走向国际市场。

一些专业人士还认为,市场推广也极其重要,但我国许多文化产品目前对这一点认识不足,常常急于求成,不愿意在推广方面花时间去下功夫。而杂技芭蕾《天鹅湖》早在制作时就已经将推广纳入工作日程。在今年年初的欧洲巡演前,主办方中国娱乐公司曾经投入180万欧元展开宣传攻势,提前邀请媒体赶赴广州采访演员日常训练和生活,并邀请主要演员赴欧洲出席新闻发布会。北京的派格太合环球传媒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曾9次将大型文艺晚会《为中国喝彩》推向世界各地,还成功地将杨丽萍的《云南映象》介绍到美国。总经理孙健君也认为国内的文化产品应该提高推广的地位,没有成功的推广就没有成功的市场。他说,《云南映象》目前在国际仍处于推广阶段,很可能是一年甚至几年,为了长期市场,值得花费时间、精力和财力。

杂技芭蕾《天鹅湖》在国际市场的巨大成功,为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同在蓝天下”公益晚会关注灾区儿童

本报电 (记者张贺)由国家民政部及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的“爱心2008——同在蓝天下”公益晚会6月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如论讲堂举办,向社会各界展示了“爱心2008”活动开展的一年里所取得的成绩,同时呼吁社会更多地关注“5·12”地震孤儿和贫困家庭儿童。

“爱心2008”是民政部“明天计划”的延续,第一阶段的目标是通过向社会公开募捐,筹集资金为2008名贫困家庭的病残儿童提供手术费用。

国家邮政局发行《海峡西岸建设》特种邮票

国家邮政局于6月18日发行《海峡西岸建设》特种邮票1套4枚,题目分别为《闽江胜景》、《厦门港口》、《会展中心》、《闽台缘博物馆》。设计者是姜伟杰。(洪卫)

